



品尝丰收的味道

■王明见

立夏第二天,田野里万木葱茏,百花凋落,不过,五月的乡村依然是天然的大花园,在这生机盎然的春末夏初,人也随着五月的风活泼了起来。说实话,我对这个季节既喜欢又害怕:喜欢在这和暖的天气里舒展身体;害怕“三夏”大忙时,又要到火辣辣的麦田里接受“火热”的考验。

田埂上那些在春天最早醒来的小草,不少已经开过了小花,把种子撒得满天都是。刚立夏,农事没开始,劳累也还没缠上身。我喜欢在这时趁着暮春的最后一缕春光,揪着春天的尾巴,首先把自己的心灵浸泡在五月的风里,让美丽的大自然把心灵多滋养几遍——在五月的原野里漫步,别人无法理解,还说我是勤快。其实,最勤快的还是淳朴的农民朋友,君不见,他们早已把丰收放牧在这略显金黄的原野里,就等着五月的雨、六月的风把遍地金黄滋润成一粒粒金豆豆,那时他们就顾不上脸上滴落的汗雨,噙着喜悦、含着笑意,把沉甸甸的丰收抱回家!

轻轻踏在这些细碎的小草上,说是

饭后健步走,实则是早已青春不再的脑子里,仍然有种说不出的冲动,那是要到五月的原野掬着晚霞、披着月光、扯着诗绪、牵着梦想去寻觅、去诉说的冲动。

小时候家乡的人们为了生计,是不懂得也没有那个闲情逸致游春访胜的。有那个情趣踏青游玩写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之类美文的,一定是那些不为一日三餐发愁而又站在欣赏的角度打量农民劳作之苦的有钱有闲的贵人们。那时候,乡野最朴素的美景——青山绿水就在身边;那时候,我们其实日日都在花园里劳动生活,只是感觉不出美好的景色能给人带来什么愉悦;那时候,我们的先辈们关心的是油菜花开得兴旺,代表了会有好收成,炒菜时就不会缺油星了;麦苗儿长得青葱碧绿,说明了小麦能获大丰收,餐桌上将会有更多的“好面”,孩子们干瘪的肚皮能略略得到些安慰……

如今,一场及时雨后天还有点冷,田埂上细碎小草头顶的露珠盈盈欲滴,轻轻抚摸有股沁人心脾的凉意。抓一把路边的燕麦野草,随意把它们放飞在空中,看它

们的种子在风中飘摇,风儿在指缝里钻来钻去,整个心灵都在湿润润的空气里痒丝丝的,那种直透心底的特别感受,更能刺激喜爱写作的我情思飞扬。

如果把乡村田园比作油画,那么我走过的一条条的田埂就是画框。画框里镶嵌的不同颜色是不同的农作物——白云一般的是蔬菜大棚,一望无际的是层层麦浪,碧玉似的是晚熟的油菜……这一幅幅的浓墨重彩,犹似最高明的画家用如椽神笔描画而成!再一想,呀呵,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我是不是不经意间也成了这幅巨画中的一景呢?

站在五月的原野里,我感慨万千:我的青春虽已逝去,但也赶上了当今如诗如歌的好时代。看到我所帮扶的村庄和千千万万乡村一样过上了现代化的美好生活,感觉能为这个美好的时代尽一份力而无限欣慰!

我采下两株绿中透黄的麦穗,在手心一阵揉搓,吹干净麦皮,把饱满的麦粒送入口中,一阵咀嚼后慢慢咽下,嗯,香、甜、筋、柔……

那种滋味,分明就是丰收的味道!

母亲的戏愿

■文连功

母亲一生爱戏,年既老而不衰,而梅派艺术是她一生的最爱。

说起梅派的戏剧艺术,我总想起一件陈年旧事。30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做东和几个相知在家煮酒论艺,历数国粹四大名旦。送茶水的母亲一听到“梅派艺术”就插话了:“还是梅派的好啊,你看人家唱得多大气,多么响亮有派头啊。”

我们一听先是一愣。

母亲接着说:“你听人家那嗓音,多么好听。那鹅毛扇一摇,简直把诸葛亮唱活了,说人家是‘活诸葛’一点都不假。”

听到这里,大家都看着母亲,并向她报以微笑,没谁“此梅非梅”地辩解。大家举杯慢慢地喝。

申凤梅先生的越调艺术是母亲的一生至爱,其中还有一段历史渊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第一次在周口人民剧院看了申先生的《诸葛亮吊孝》后,回家给母亲讲戏,主要说申先生的唱腔如何行云流水、高亢舒婉,听着让人沉静而专注,一招一式总能引人入胜。

母亲听了,叹了一口气说:“唉,几十年都没看过‘大梅’的戏了,这一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再看上她的戏。”母亲停了一会儿又说:“还是在你姥姥家的时候,有一年‘大梅’的戏班子到俺村演戏。我看了她一场戏,就给你姥姥说那个‘大梅’的戏非响不可!你看,人家就是越唱越响,算是叫我看准了——那嗓门儿嗓音儿,你去哪找去?”

“那时唱戏的都吃百家饭,‘大梅’还在你姥姥家吃过两顿饭。我还记得,给她做的是油馍、炒鸡蛋。俺俩还说了话,一论年龄,俺俩还是一年的人。”

她为她年轻时看准了申先生在艺术上的将来而自豪。

母亲年轻时爱看戏,她也懂戏,还能讲戏,还会背不少成段子的戏词。只要听说邻近村子里有戏,方圆十多里她也会赶去看。赶会看戏,她最喜欢的是越调,可是看梅派的越调就那一次。

我的父亲年轻时拉一手大弦,可能是因母亲喜看越调戏,父亲多是拉越调,有时也拉大曲子。母亲曾给我说过,以前农闲时,父亲只要弦弓一动,全村子里都能听到,就会有不少人来听,有时还有外村的。院子里的人围得越多,他拉得越带劲,有时还有人趁弦唱上几句。

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月光下我坐在母亲的怀里,听父亲拉弦,母亲以掌击节,有时还小声跟唱。

父亲去世时我还小,弟弟和妹妹都不记得父亲。那以后母亲不再看戏了,话也特别少了。

母亲把父亲的那把大弦装进棉布做的长袋里,挂在床侧的墙上。我还记得母亲曾看着它发呆。为此我曾写过一首《母怜》,其中有两句“寂寂曲琴挂后壁,呆呆目光忆旧声”。

我天生五音不全,也不爱唱戏。弟弟在母亲的熏陶和支持下,上戏校专攻“黑头”,后来学戏有成。妹妹在母亲的熏陶下,喜欢越调音乐,大学时主攻古筝,她给我说过她爱古筝就是因为听越调的缘故,越调之声醇朴清越,和古筝音色很适配,想学成后为越调剧伴奏。后来她成了古筝独奏演员,登台演出常常演奏越调唱段,再后来教琴育人。

这也是作为儿女对母亲期望的报偿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日子好了起来,我们也都长大了,母亲又有了看戏的心情。再后来有了电视机、录放机,我给母亲买了录音磁带,后来又有了碟子。除

了十里八里地跑着上外面看戏,她在家也能看戏听戏了,最爱听的还是“大梅”的越调。

有一次母亲给我说:“‘大梅’不会再来庄子上唱戏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再看一次她的戏。年轻时我就爱看她的戏,论年龄俺俩还是一年的人呢。”于是,我对母亲说:“您放心好了,一定要让您再看上她的戏。”

不久,听到申凤梅来县城演出的喜讯,全家人为之高兴,母亲听了更是合不拢嘴,全家看大师的戏已在眼前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剧团来县城的头一天,母亲得了急病被送往县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全家甚至有了准备后事的念头。在医院十多天后病稍有起色,20 多天后回到家里时,演出时间早已过去了。

母亲说:“不要紧,只要我身体没啥大碍,说不定啥时候还能看上‘大梅’的戏。”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为了母亲的戏愿,我托周口的朋友打听申先生什么时候有演出,并请他订票。得到朋友的回复后,我和母亲坐公交车抵周口,住进了旅社。晚上,我陪母亲在剧院里看了申先生主演的《诸葛亮吊孝》。唱戏的人老了,看戏的人也老了。回到旅社,母亲说:“离上次看她的戏整整 50 年了,像我这十几岁看她的戏,现在还看她的戏的有几个?还和她在一起吃过饭说过话的还有几个?不多啊!”一生中,母亲看了申凤梅先生的两场戏——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母亲的戏愿实现了,同时也圆了她一个多年的梦。

如今,年逾九旬的母亲白发苍苍,高直的身板也变得驼了,但听力依旧,仍然一如既往爱听戏,最爱听的亦是梅派越调戏。

義陵賦

■张华中

忆伏羲,顿含首。始天水,终宛丘。画八卦,泽九州。养牺牲,倡庖厨。定姓氏,知父母。作甲历,结网罟。制嫁娶,刻契书。兴礼乐,举觴觚。龙纪官,职责戍。造干戈,诸夷服。六千载,岁月倏。二月二,祭人祖。祈安康,固金瓯。

时序春醒,风物清明。朱门朗洁,玉树葱茏。绣户珠帘,礼佛品茗。对暖阳迎客,寒梅缀枝;正东风吹窗,腊酒盈盅。舟车辐辏,商贾云涌。素鳞跃舟,青荷孕萌。泥狗啸天,经挑纵横。渡善桥卧,常载香客祈福;玉带路横,时见僧人诵经。新竹影直,燕来笋芽尖尖;老槐身斜,鸿去荚实丁丁。矮树高观,允了斋公新愿;晨钟暮鼓,圆了游子旧梦。两仪廓启,小台拾阶以上;十门相照,大道夺步而骋。碑林万字,其形繁繁;剪枝千株,其姿茏茏。若琴响音照,鼓动声浓。爰八方朝贺,四海聚声。柏耸耸以为瞻,碑矗矗犹可容。或闻蔡水如环,一陵兀立;颇觉柏檀相抱,两木争荣。紫禁城后,著草短发,卜者眼里无尘;忠武祠前,奸佞长跪,庶民心中有秤。转廊楼上,挥月放思,皆沐绥靖之风;八卦坛旁,向日合十,谁斟耄耄之觥?耳柏附干,听青钱白壁,化为祷语;松塔坠地,窥金宝黄祿,变成虔盟。灵龟刳起,致远钩深,成天地之亶勉;奇蓍芊芊,索隐探颐,定乾坤之吉凶。丽云飞阁,凭阁远眺,煌煌朝代演更替;碧瓦覆脊,骑脊遥望,济济人事付衰荣。郁郁松松,静守日月双丸;骅骝骅骝,驰拽文明一绳。德泽弥迤,斗瓢舀于龙湖;仁被遐迩,鞠讯扞于凤亭。既强之弱词赢言,也穷以陋语愚声,而抒咏怀之情也!

嗟乎!岁月不居,流年已殇。義陵宛丘,蚌含珠藏。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潜龙腾渊,鳞爪飞扬。颀望哈哈,长乐未央。揆著五十,宝祚永昌。邕邕之祀,太牢之享。叩始问祖,既绵且长。

庚子二月初七于一瓢居